開放文學 -- 諷刺警世 -- 海遊記
第十回 拜鯉魚養傷逢術士　挾皮虎弄假捉妖魔

詩曰：　　愛兔無人在自媒，當龜妻又害楊梅。
更夫只得三錢賞，機匠空花一注財。
洞未鑽成枷已套，棍雖受慣板難挨。
幸虧學曲知文字，且向江湖走走來。

臧居華捧著筆硯紙盒，到各鄉去測字，一日見一村婦，手提鯉魚。臧居華望魚跪拜道：「誤犯小龍，都該病死。」村婦大驚求救，臧居華道：「與我錢，買祭物，親送入洋便無事。」婦人依言交與臧居華去了。村中男子回來，婦人告知此事。男子道：「才見飯店一破魚的，必是他。」約莊漢跑到飯店，見測字的吃魚下酒，眾人攢到，打得不能行動。開店的道：「諸位打壞人，莫放我店裡。」眾人把臧居華抬入土神庵。庵中和尚最好龍陽，留作道人。有一術士寓在庵中，傳他扶亂，作樟柳神，煉靈哥各法，惟死人天靈蓋難得。臧居華想到施棺局去偷，辭了土神庵，仍到萬法寺叩見謹因。自言悔過，情願白吃飯伺候劉二公行善。謹因道：「施藥局移傍南海觀音殿，你表弟法名鑒清分去照管。施藥局劉二公，本是左鄰，今為右鄰了。我送你去。」出門向東數步，南海觀音殿門上貼著候補縣吳公館，左施棺局，右施藥局。謹因問小徒：「可在？」內門上人道：「陪吳太爺下棋。」謹因不去驚動他，帶臧居華見了劉二公，力薦收下。

那鑒清日夜陪著吳廉，十分親熱。不多日吳廉補紫岩縣去了，徐公子聞房出空，命鋪經堂過太常週年。原來太常去年下世，這日公子拈香釋服，劉二公陪著道：「舊施棺局是我家典與尊府的，我年老後事未辦，意欲加典，未知少爺允否？」公子道：「此房如何不賣？」二公道：「典房是先兄出筆，有舍姪遠貿賣恐不便。」公子命徐順取契來看，契共二紙，一是趙賣劉銀八百兩，一是劉典徐銀六百兩。公子道：「照契加典二百兩與你。」二公感激之至，就請公子批契。公子道：「二公自批才是。」二公道：「少爺疑我圖賴不成。我眼昏，少爺批了，我畫十字，是一般的。」

公子當面批契，交徐順收回，命取銀二百兩與二公。未既二公病故。臧居華接辦施棺，任意取死人天靈蓋，作樟柳神賣，頗有利息，漸有衣冠，自稱董事，設壇請仙。

初說繩先家扶亂，後把繩先改神仙，二字傳開了。南鄉單姓，空樓作響，請仙問怪，乩上判道，木尺成精，仰神仙去捉。單姓許謝銀，請臧居華去齋戒七日，方到前堂作法，用竹劍亂砍。但聞鬼叫，一劍一聲，砍到堂後提出木尺，來叫劈開燒燬，內多血跡，眾皆拜謝。

臧居華索銀要回，單姓道：「請神仙先在樓下宿一夜，方好去住。」竟安牀把臧居華送去。初更時樓上拖棍子響，一梯一梯下樓，神仙嚇得屁滾尿流，跌下牀來，鑽入牀下，大喊救命。幸眾人未睡，執燈來看，見神仙赤身在牀下亂抖，兩腋下膠黏著小孩頑的皮老虎，方知劍下鬼叫是此物。

忽聞房外拖棍子響。恃著人多取火去照，見一大鼠尾上皮毛脫去，血水淋出，沾了泥灰，愈多愈大，像個棒槌，拖著走甚費力。空樓作響，疑是妖怪，一人捉住看明，臧居華才放心扒出。正是：

樓中妖怪擒將去，